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

第叁肆玖號

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維新印刷局代印

清血追毒

北京特效品　能治各種惡瘡楊梅　亦治那大立止痛苦　全愈迅速永不再發　淋濁症亦妙　每瓶大洋壹元內有說明訪單遵服勿悞　成都市總售處總府街𥙿熙藥房　北門北東街開泰堂　東門東大街壽春藥房　西門西大街榮和藥房　南門上南街同人藥房

智育影院　四月十三日演　**慈母**

大光明　四月十三日演　**亂世孤雛**

怡芳商店

敝店專人採購上等南土煙漂吸之令人心曠神爽滋味香豔招待特別週到價值從廉自本月四日起一律八折歡迎決使賜顧諸君萬分滿意也　地址太平街

新戲詞本　滑稽時事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訂合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縣要郵代價外加寄費五仙劇目列后

殺朝陽　失熱河　新湯　黑機　報良　胡蝶跳舞　本托國出洋　通關　良　花先賤　哭屍　兩軍大戰　節成都新聞　馬路會　張學良跳舞　遇王聞　遠張事　生瘡上路　和日　文街　捐款　劉　毗河

曾鑲成　專治婦女乾病男婦危險

有經驗人之醫術　地點由科甲巷遷移南打金街九十一號公館

笑笑笑

笑笑笑太太外　更真正妙買來造　足跳恰笑得變　又跳笑得癡淚　又滑稽笑得觀　有客香又不信　和尚寫不有志　黑暮一與老道　會盤嘴一齊摺　部叫惱了笑　叫叫了跳　呼妙七七　每部四角　外縣加寄費郵票代價　本報經售

好煙好記福煙　物美又價廉　吸者相爭購　好名有十多年　設在泰點路北段

記江南的搶親

（一烟橋）

江南的鄉間，常有無力娶婦，約集幾十個年富力强者，到女宅去搶親的。搶的時候，一定要帶一面小鑼，搶到了手，鏜鏜地敲了幾響，表示不是綁票接觀音。人家聽了，就不用驚疑。他們到了男宅，放一串鞭砲，化兩張紙馬，胡亂拜了天地，就算婚禮告成，那時女宅也惟有聽之而已，決不能控告女婿的非禮。就是控告官府也原諒他們，相傳即使當場就給官府看見，也假癡假呆，不問詢，不干涉。這也是農村經濟崩潰下去的一種消極補救法。

在前幾年，常有這種事情發生，在市集上，因爲那未婚妻，總是嫌丈夫窮，自已恐怕給他們搶去，就到市集上去對備，一來也賺些工錢，二來也省得在家聽恫嚇。但是近來却很少見了。我仔細研究，方知中間有一個可以大息的緣故在着。

現在鄉村的女子，大多數羨看城市的女子生活安舒泰，享受的快樂，因此便陸續到城市去。到了城市，不到一年半載，一切都起了同化作用。要依們重返故鄉，去胼胝工作，是萬萬做不到的了。依們的丈夫，也知道齊大非偶，彩鳳決不肯隨鴉了。就是搶了來，也不安於室。所以索性不作妄想。還有那些律師，又是很熱心地給人家辦離婚案件的。不等你搶，早已和村脫離夫婦關係了。就是搶了去，今天勉强成婚，明天就得登報聲明，爲了這兩種關係，鄉村間男子的娶婦，已成了十分困難的一件事了。假使長此以往，鄉村將充滿着曠夫了。

小舞台　新打判官

第三幕　『楊劍編』

（放腔）耳聽賢弟把我請。（幫腔）想則回衙稟案情。（大丑接唱梆子）走上前來把話叙。（小丑唱）尊聲大哥聽端的。（丑介）你們講。（大丑唱）此案出了半月許。（小丑唱）未曾訪得蹤跡。（丑介）你們不注意。（大丑唱）接到至今無頭緒。（小丑唱）把我心內作了急。（丑介）我才作急呵。（大丑唱）長罪隱匿他方避。（小丑唱）不知在東或在西。（丑介）當然不知道。（大丑唱）大街小巷辮鬧地。（小丑唱）弟兄也曾調查的。（丑介）沒有聽得人說嗎（大丑唱）此案原來無根底。（小丑唱）側近挨鄰不知悉。（丑介）曉得就好了。（大丑唱）弟兄巡察無主意。（小丑唱）特回衙來稟兄撾。（丑怒接唱梆子）一聽此言在放屁。枉自你把公事吃。明明借公偷閑去。眞乃辦事太不力。想即立即格出去。念其在衙數年餘。你們各自挨下去。（二丑下）另外派員來繼續。此案暫行擱置起。總之在緩不在急。叫聲司法與書記。（司法合書記同上介）大哥喚弟有何公幹。（丑接唱）公事既畢來言私。特約三位出衙去。商業場內買東西。司機快把汽車備。一路之上注意些。第三幕完

沉冤

俄國托爾斯泰著　葉錫鴻譯述　（續）（完）

已而警官一聲命令，二警士立將愛雪諾夫擒下，綑綁縛其足，擲上車中，愛雪諾夫悲啼痛哭，其金與貨，悉被沒收，隨將之押至一離城不遠之監中，嚴爲禁錮，當地官吏即向達摩城，查訪其人平日品行，城中居民與商人，僉謂彼從前嗜酒，不務正業，不惜光陰，惟今已自新，復作好人云，開審之日，愛雪諾夫受控之罪，爲暗殺行商太雅生，并盜去盧布二萬焉，愛雪諾夫有子女數人，均其幼稚，其最幼者，尚未斷乳，消息傳至家中，其妻不勝悲痛，即攜同諸兒，到獄探問，初不許入，幾經哀求，始得獄官許可，同入相見，其妻驟覩，伊夫穿囚服，緊鐐鎖，與罪犯共處，立時暈倒，良久始甦，既而携諸兒坐在夫側，告以家況，並問此案如何發生，愛雪述其顛末，謂其妻曰，事已至此，有何辦法，必先具呈假皇，毋使枉殺好人也，妻曰，呈文已具，未蒙批諭耳，愛雪默然，神爲之沮，其妻又曰，余夢君髮白，未必無因，君猶憶及否耶，爾日君原不應動身，隨言隨以五指撫其髮曰，吾愛，盍告我以眞情，殺人在果汝也耶，愛雪聆言，以手掩面而哭嗚咽而言曰，汝亦起猜疑耶，一獄卒入，要其妻子離去，乃不得不忍痛言別，此別也，永無相見期矣，

別後，愛雪回想適間所言，更爲悲憤，其至親至愛之妻，亦疑已爲兇徒，況別人耶，乃自言自語曰，此案眞情，惟上帝知之，吾惟籲於上帝，求其大發慈悲，以相拯救耳，此後自以爲絕望，不復具呈請釋，只向上帝祈禱，讞既定，愛雪被判在礦場充苦工，日受鞭撻，體無完膚，愈後，又要充軍至西伯利亞，同囚者亦不乏人，愛雪之居西伯利亞也，凡二十六年，鬢髮白如雲，鬚眉亦漸脫落，步履亦蹣跚異常，談興大減，笑容盡斂，時刻不忘者，祈禱耳

社會怪現狀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夢覺】（九九）

第十九回　滅人道羣情憤激　繳委札二士辭行

說着叩頭如搗蒜。懇求開恩釋放。那方巡官是學生出身。性甚和平。且知那件妒殺事。的確是冤枉的。故很和平的說道。督帥有令拿捉。這裏並無釋放之權。且解你到督署中。你向督帥面求。具結改過。或能網開一面。也未可知。說罷。寫好公文。立起身來。就傳兩個巡士押着朱壽。跟着他來至督署。這時玉帥恰巧在車站歡迎老帥。方巡官先至總務科報告。向科長莊小谷述明一切。小谷便將公文及人犯一併發交軍法科審問。那軍法科長郭春帆前次爲劉高二伶。幾乎和玉帥爭論。而今披閱公文并粘呈之冤單。一目了然是冤獄中的苦主。便向朱壽略訊一過。很覺可憐。乘之生就俠義心腸。暗想。我若不將他釋放。玉帥回來。必然生命難保。不過既由方巡官解來。須徵得他的同意。纔可開釋。主意打定。便命站堂的衛兵。將朱壽帶在庭中暫憩。他便立起身來。轉入總務科。莊小谷和方巡官一齊起立讓座。方巡官旁口問道。朱壽的口供。可與報告單相符嗎。春帆答道。供詞無甚出入。不過很覺可憐。他是朱媽的丈夫。如今朱媽已死。家中遺有兩個小孩子和一老母。一貧如洗。度日艱難。若然朱壽得生還。家中的老母和孩子。無人贍養。亦必餓死。我想公門裏好修行。趁玉帥尚未回轅。將他開釋了。限他具結改過。以後不再揭貼冤單。自無問題發生。就是玉帥曉得。開釋無辜。亦屬法律所許。不知兄意以爲然否。方巡官答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況此鄉愚無知。一時爲冤憤所激。貿貿然蹈此殺身之禍。頗覺可憐。春翁既有意矜憐。網開一面。鄙人當然同意。小谷插言道。事實雖是冤枉。不過玉帥餘怒未息。只怕要追究。大哥既欲將他釋放。必須取保具結。手續完備。庶免代人受過。春帆答道。這是理所當然。那末便了取保開釋咧。方巡官應道。是咧。畢竟玉帥根究。可着保人交出來的。春帆道。既然開釋。他能知過。不再揭貼冤單。當然要保全他生命。否則放猶不放。這是何苦呢。方巡官笑道。春翁經驗宏富。定能措置裕如。這也是朱壽命不該絕。巧過春翁這樣一個慈悲救主。鄙人回署去稟報廳長咧。言下。起立告別。春帆回到軍法處。向朱壽說道。你可能請個保人來。馬上就可具結開釋。以速爲貴。朱壽答道。只有一個李律師。是我的主人。以外無人認識。春帆便命衛兵押着朱壽到李律師處。辦這一切。

和合拍賣行汽車營業部

家庭小車票　花會專車　包車搭車　每點四角　穩妥便道　聽客自便

大車票　每本十二票四元　每票七千文

車站　城內南新街本行　花會城牆邊本行停處車

悟一字相命館啓事

啓者本館前在羊市街南濂頭巷開設早爲一般諸君所知殊去歲因事出省故耳停館刻下爲一般顧生所求特在家占推算以便解决各界疑惑但每日只推十張推滿不候萬望原量爲盼
地點署街第四十三號相士悟一子啓

一元錢即能戒絕洋煙

並且毫無痛苦有志諸君請到祠堂街公園對門五十三號濟耀記處一問便知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眞乃神醫

黃遂良君以先天氣化之功，專治各種怪病，鄙人體弱失紅，十年痼疾，愈於一旦，現己恢復原狀，蔫君現寓東大街東安里內，凡吐血及婦女不爭乾病血蠱，草不着手生春，相病發藥，食後兩分鍾郎愈，有意想不到之妙，據個人歷年所見，無論醫學博士學士，治病之方，見效之速，俱不及黃君之令人驚佩也，茲特表而名之，總之別處所不能醫者黃君立可起其沉疴，
曾笑俗啓

達生醫社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痒大小瘡症
住四巷祠南街三十六號

生兒有望了

新到天津最有效驗的妙品名對月丹專治婦女經停乾病及月事遷期服了此丹能調經化血調經種子百病消除但此丹孕婦忌服否則打胎
因內有探胎散每瓶大洋壹元
成都經售處
南門同人藥房
府街生生藥房
守東大街壽春藥房
總號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三十八回 八卦山林登擒神獸 秦王洞宋洪捉參仙

且說韓琴蕭方，別了林登，飛奔前行，不過未牌時分，已到王述眞家下，恰好王述眞在家避暑，不曾出外，一見韓琴來了，吃了一驚，連忙問道，仁兄遠道，冒暑而來，敢是有甚事務，前來尋我，韓琴聞言，便將那封書信，遞與王述眞道，仁兄但觀此信，便知情由，王述眞將信拆開，看罷哈哈笑道，原來如此，笑着回顧兩個兒子說道，想是那參仙，這番要出世了，韓琴驚道，什麼喚做參仙，王述眞道，陳日昇圓光，眞乃靈異，你道那鏡子裏的孩兒，是個甚麼，那就是這八卦山裏，伴稀世奇珍，乃一千多年，一枝成氣候的人參，形如嬰孩，風清月朗之夜，時常出來參拜星斗，在各處峯巒溪澗游戲，名曰參仙，若能取得他到手，如法服食，可成地仙，病人垂死，得他的血飲一杯，立能起死回生，只是他的身體，輕如飛鳥，竄山躍澗，來去如風，他又不吃飲食，最難捕捉，我也守了他多年，只是無法到手，據今日看來，這寶貝想是墨參軍的救星，這因緣莫非前定也，韓琴聽了大喜道，妙哉，眞乃未聞之事，既有此等至寶，今夜好歹，想個法兒去捉住，則墨參軍有命了，王述眞道，說得這般容易，如今這山裏，進出不得了，韓琴道，敢是爲着一個豹子嗎，王述眞道正是，你敢是爲鏡中現出豹子猜疑的嗎，韓琴道，我並非猜着，我來時遇着林登，他向我說的，王述眞道，我爲了這孽障，多時不能入山採藥，必須先出了他，才好再去取參仙，韓琴道，此地可有出名好手獵戶，王述眞搖手道，休題休題，這豹子不是胎生的，乃虎鯊魚所化，虎鯊在深潭底下，潛修五百年，能化獨角豹，兇猛勝於凡豹，這些獵戶，縱有高手，如何能擒，多少吃苦不過，都挈家逃走了，韓琴道，總有不曾搬去的，且邀幾個來，我與他們商量，王述眞便叫大兒子去邀本山獵戶，一面吩咐妻子，安排酒飯，款待一切，不多時王述眞的兒子，已邀了七八個人來，都是本山有名獵戶，王述眞對衆人道，這位韓御史，有公事與衆位商量，衆獵戶聽見，韓琴是位官人，都上前施禮，韓琴讓他們坐着，說起捕豹子的話，衆獵戶都咬着指頭說難難難，韓琴道，我因公幹緊急，只得央求衆位，格外出力，能驅除了這東西，除本地知縣賞賜外，我另重謝，衆人道，非是小人們不貪賞賜，委實無法，大人便送俺們萬兩銀子，小人們也沒有法，大人不知，我們爲這畜生，苦已吃夠，這裏多少吃不過苦的，都溜走了，只小人這幾家走不脫的，不知花了許多使費，才得告病在家，若使好擒，何待大人吩咐，蕭方在側，皺眉良久，起身說道，既是如此，我自已去捉，央求衆位相幫如何，獵戶道，這有何不可，只恐老英雄也未必捉得住，枉費力氣 蕭方道，捉得捉不得，衆位休管 只是本山路徑，我不認識，早晚央衆位同去，切勿推却，衆獵戶都答應了告辭回去，却都在背後說道，倒要看這位老英雄，怎樣擺佈他，王述眞問蕭方道，仁兄怎生去捉他，蕭方道，我想此事，只有去請林登來，王述眞道，他未必肯來，前者我也去請過他，怎奈他與金華縣賭了一口氣，立誓咀咒，不肯來了，蕭方道 雖然如此，今日爲公事面上，他正求名之際，未必推却，明日我去走一遭罷，當晚兩人，便在王述眞家歇了一夜，次日一早，蕭方駕動飛腿，直撲林家莊而來，

電影明星陸克

——學中國話之趣聞——

荷李塢電影明星丑角哈路羅特（中國譯稱陸克）其人長面 戴大圈眼鏡者，專演滑稽劇，最近攝排 齣電影話劇名中國學生，曾聘請中國人教以劇中應說之中國話，全劇已攝製成功，爲中國駐羅省校利市之江副領事得知，聽其說話，完全用粵語，乃告知，如要在全中國各地放影，非將粵語對話改爲中國普通官話不可，陸克聞言，方知個人所學之粵語，己費了半年工夫，竟不能通用於全中國，江副領事所說，必爲可靠，乃請介紹一位能說中國官話者，爲之教師以便改正，江領事乃荐一位留學生朱君，爲陸克之師，荷李塢電影界，均以此爲談話笑料，外人學中國話，已不容易，但在美國華僑以粵人佔多數，皆以爲學識粵語，即可通用，不知中國方言如此之多，大有莫明其妙之概云。

舞台長篇
武俠小說

大明二十七俠（二）

（儂篇）

第一回 借劇情翻清廉公案 寄幽懷演俠義全書

沒奈何只得强打精神，向親鄰借貸，爲徐氏收殮，將青鋒秀英寄養在世僕馬忠家中，自己思前想後，如此年老子幼，如何了局，遂設法了盤川，動身入京，去尋馬文升商量一切，一路上受盡了風霜饑寒，方纔到得京都，自念身上這般濫褸，如何見得故人，況又人情炎涼，那門上如何肯通報，這却如何是好，因此一轉念，只得權且先到城隍廟內棲身，等候機會，到了廟內，那廟祝原是舊相識，虧得他倘有故人香火之情，不曾拒却不納，當時見面之後，各道別後情形，廟祝也深爲太息，末後說到此番到京，意欲求見兵部尚書馬大人 怎奈自已現在不比從前，那門上如何肯通報呢，因心只得權且到此暫住些時，等候個機會，再和他所見的話，那廟祝道，馬爺不必如此担延，出門人能帶得幾個盤費，萬一等不着機會，這却不是要處呢，馬剛太息道，侯門深似海，這也是無法的事，說句自己落薄自己的話 像我現在這般落薄的形容，如走到他府上的門前，不要被那些門公趕將了去麽，廟祝道話雖如此，你如不去求見，難道說，你好在街上攔住他的馬頭相見不成，馬剛聽他的口氣，知他心中不甚樂意自已在這裏就擱，只得含糊道，定法不是法，且待我明日去到那裏試試看再說，不過今日這一夜，却要在此借住的了，廟祝道，這不要緊 一兩日打甚麼不緊，當夜馬剛便住在廟內，心下沉吟，人情淡如水，果然不錯分毫，想我當年在這廟內做檀越的時候，他們那般狗顛屁股似的恭維，何等的巴結，如今失了勢，到此暫住，他使十二分的冷淡，今日我大遠的來，他竟不曾請我在此吃一頓便飯，眞是其情可惡，想到此，不禁悲忿俱至，那幾點淚珠，也是奪眶而出，再一想，明日如是見不着文升，此處呢，咳，此去已饒三寸舌。再來不値半文錢了。

我只得再找別處棲身，不必再來看他這副皮笑肉不笑的臉蛋兒了，又想到文升雖與我不錯 但他已竭力幇過我的忙，此番到京，不知見面後如何相待，萬一他也和這廟祝一般的冷淡起來，我却如何辦法呢，想到這裏，滿心希望全無，竟至呆了半晌後，方覺得身體困倦，朦朧睡去，畢竟心中有事，天還未明，即已醒了，要想再睡一會，那裏還能合眼，只得坐在床上，等候東方發白，起身向廟祝香火等人，討了口洗臉水 略微梳洗，即便告辭出門，前往兵部衙門而來，到了那裏，只見東西轅門車馬甚多，那門口的傳差旗牌，都很忙碌，自己一想，這時候萬難進去相見，只得立在那裏苦獃 少不得探頭探腦，早有個軍漢看見，手拿籐條，走過來喝道，什麼人，你敢在此東張西望麼，還不快走，馬剛忍了氣，陪着笑面，拱手道，在下到此，乃是來叩見兵部大人的，因見各官員到此擁擠 故此在此稍等，請勿見怪，那軍漢道，你要見大人有什麼事呢，這句話不打緊，偶然觸動了馬剛的靈機，隨口道，在下有件機密事，要求見馬大人稟告，那軍漢聽說有機密事 本來兵部衙中，兵機緊要，機密的事情，是常有的，因此信以爲眞，遂喝道，既有機密事，停會午後再來，這時節大人正接待各官員議事，是沒有空閒的，馬剛聞言，只得應了聲是，回身走去，心想這般時候，走到何處去呢，一壁走，一壁想，埋着頭，向前慢慢走 却不防迎面來了一人，兩下裏撞個正着，那人大怒，一把揪住馬剛要打，馬剛吃了一驚，擡頭看時，認得他是從前自已衙中的捕快頭兒郝廷棟，遂道郝爺且慢動怒，想不到魯莽則個，郝廷棟將馬剛一看，